

## 字条

◆刘玉栋

县城不算大,可和其它地方一样,私家车不少,主要街道两侧绿荫下人行道上,停放着一辆挨一辆的各色小轿车,远远望去,像条缤纷的彩链,为小城镶嵌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一位身穿橘黄色上衣的老者骑着一辆小三轮,由东向西行驶在人行道上,小三轮的车厢里装满了树叶、纸屑、烟头等垃圾,车厢上部斜放着一把扫帚。一看这装束,就知晓对方是个环卫工。老环卫工承包着城东一条偏街的清扫任务。这时,他清扫完街面,用小三轮把垃圾送到城西的垃圾场。

正值傍晚下班时分,人行道上很嘈杂,老环卫工见一辆轿车迎面缓缓驶来,下意识地把小三轮往停放着轿车的外手打了一把,想给轿车让出一条路。不料,方向打得过狠,只听哧地一声,老环卫工赶紧刹住三轮,跳下去一看,斜放在三轮车厢外的扫帚把,扫在旁边一辆黑色轿车的车体上,留下一道灰白的划痕。老环卫工黑红的糙脸一下子变得煞白,用手在自己脸上掐了一下,像做错了事的小学生,呆呆地站在轿车旁边,等车主到来。

很快,轿车旁边围了不少人,一位妙龄少妇走到黑轿车跟前,看了看划痕,对老环卫工说:“现在哪个不把私家车当心头肉,你把人家崭新的车划成这个样子,不赔个万

儿八千的,车主肯定不答应。”

一位好心的中年人把嘴对到老环卫工的耳旁说:“你这么大了,给人家扫街,能挣几个钱,趁车主没在,你赶紧走就是了,这么大的县城,这么多人,他到哪里找你?”

“不行,俺把人家车划了,咋着也不能脚底抹油。”老环卫工摘下头上的帽子,放在人行道旁边的路沿上,一屁股蹲在上面休息,不断地朝两头观望,等着车主。

一个多钟头后,下班高峰已过,人和车愈来愈少,等车主的老环卫工为了缓解心底的焦躁,从上衣口袋摸出一个小铁盒打开,取出一块长方形的废纸,用食指、拇指和中指撮出一撮烟丝,撒到废纸上卷成烟卷,塞到嘴里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

透过弥漫的浓烟,老环卫工看见东面走来一位左手掂着一个塑料袋的中年男人,走到离他十来步远时,右手习惯地插入上衣口袋。

老环卫工一看,判断出十有八九是车主,赶紧从路沿上站起来,迎住来人,指着旁边的黑色轿车问:“小伙子,这是你的车吧?”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中年男子被吓了

一跳,反问对方:“老人家,你问这干吗,有什么事吗?”

老环卫工一脸愧疚,合着双手揖了一礼:“小伙子,俺刚刚不小心把你的车划了,怪心痛人的,多少钱我都认。”

中年人先是楞了一下,看了看对方刻满皱纹的糙脸和沾满灰尘的环卫服,长长地呼了一口气,漫不经心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递给对方一支,点上火,喷出一口烟雾,举起手里的塑料袋晃了晃,摇摇头,对老环卫工说:“大叔,这车不是我的,我就住在前面的小区里,刚从超市买菜回来。”

老环卫工一脸失望,合着双手连连道歉:“刚才你过来时,把手插到衣袋里,像掏钥匙的样子,我寻思你是车主,没想到你不是。”说着,身子一侧,给对方让出一条路来。

中年人走过去没两步,扭回头,凑到老环卫工跟前,往周围看了看,悄声说:“大叔,眼看天快黑了,据我所知,现在好多车主图方便,把私家车放到街上人行道上过夜,弄不好这车主就是这类人,你扫

了一天街,一定很累,就先回家吧。”

老环卫工头摇得像浪鼓:“你的好心俺懂,可俺把人家车划了,不赔人家咋行?俺要是走了,要是人家追到家里,那我就成了逃逸罪,俺可丢不起这个人。”

“你这样死等也不是办法。”中年人略微思考了一下说,“大叔,要不这样,你给车前面玻璃上贴张字条,就说是你划的车,留下手机号码,以后让他给你联系解决办法。”

“这倒是个办法。”老环卫工抬头望了望完全黑透了的夜空和亮起来的路灯,用对方递来的纸笔写好字条,别在轿车前面的雨刮器上,才犹豫地开上小三轮离去。

中年人伫立在路灯下,目送老环卫工的小三轮消失在夜幕中后,走到轿车前面,取下字条揉成一团随手扔进旁边的垃圾桶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车门,发动车子,缓缓地驶去。

这时,一盏盏路灯抛洒出的柔和亮光,让黑色小轿车不停地闪烁着……

### ·小小说·

## 一峪光阴竟芳姿

◆刘云霞

在绛县陈村峪,万物都在讲述着光阴的故事,处处都有光阴行走的印痕。

这是远隔凡间尘世的一峪光阴,我只是季风卷帘的不经意间闪进的一名过客。

同名村庄守在峪口。宽阔的河道将村庄分隔于两岸。季节河谷里没有水,庄稼和疏木林从河谷阶式分布到两岸,像平平仄仄立起的一首诗。村里多数的人家都迁到峪外平川了,只有少户人家贪恋故土老屋零落地留了下来。潮起潮落,若干年后留在光阴河岸上的,也许只有一些类同于陶片、石器般的东西,沿袭光阴深处人类文明最初沿河而居的行迹。

沿着静谧的意境走向,是“S”形一片片以山体为堤坝深谷出平湖的库水。老百姓说,这是某位县领导在任时干的大实事,如今在护卫农情地墒的同时也成了光阴弄妆舞影的明镜。

树在远远的两岸将峪合围。这些被

称为植被的东西在经历了无数次霜染雪浸后,繁复稠密地立于中条山的重峦叠嶂之上,以一种肃穆中的奔涌,静默中的挺立,威感乎成百万雄兵护卫着一峪光阴。

峪中的树或形单影只,或两两并行,或三五成纵,无论是否同科同属均不分你我,都是一幅甩开双臂统一前行的样子。有的相随太久,水滴石穿的漫长中一棵枝杈穿入另一棵体内成了永远的连体;有的相伴太近,两树抬手搭肩拱成一个“心”形大门,恭迎天地自然间无数个爱情故事由此穿行;有的显然行走中已耗尽了生机,但即使枯死为标本仍然保持站立姿态,在飘渺的天际线上传递着幽远的光阴信息。

树鹤立于峪中,只是为了凸现光阴的质感和在空间立体的走向。光阴更多的履迹是与大地同水平的走向——

一沟蛛网封实了信息的齐肩蒿草;  
一径水落石出延而为路的溪床;

一条蜿蜒前伸若隐若现的羊肠小……

一切都直指蛮荒处的幽静。

静只是背景。静的幕布是深谷中高坪旷台的辽阔和以此为主场梯岭间高低错落的舒展。

辽阔也只是底色。一峪荆芥花才是光阴盛大而艳丽的出场。

是什么时候,有哪只鸟儿衔来了第一粒种子。一阵又一阵的风如歌如舞地吹过,一丝又一丝的雨如诗如梦地润过,一袭又一袭的溪如诉如吟地浸过,荆芥花便星火燎原般在山野无边无际地蔓延开来;像天上的火烧云飘满了绿地,整个山峪都亮了,峪中万物都圆睁了眼沸腾起来。

粉艳、火亮的云随坡就岭,漫山遍野。连片连襟的,在绿地旷原如扁舟泛绿海,无数个舟的轻摇慢荡迷乱了行者的搭乘,生怕误了一蹶美丽的抵达。成团成簇的,在深涧幽谷如花灯飘碧溪;无数个花灯的醉游移移恍惚了女儿家的心事,唯恐错过一腔祈愿的流向。

峰岭上到处是红篷绿辇,篷下是《诗经》中巧兮盼兮的“硕人”吗?所有的流光都向其引领,所有的赞美都向她盛开。也有一把把粉艳的油纸伞儿在一个个小小的山包间游动,伞下是烟雨中江南女子撑起的一首词吧,长短错落的韵律立即引来了一片鸟鸣虫啾的和声。你不知道这小舟、这花灯、这红辇、这粉艳的伞源出何处,流向何方,你只知,薄雾轻纱中,清风微雨里,这一片片、一团团的粉艳已拢成一个静静的梦境。梦中的你,身体已经如蝉翼,灵魂早化为彩蝶,整个人都在寻着那片片花香,绕着那团团粉云,一路左旋右转,腾空旋下,随时都会凌风羽化,遗失自我!

蜂鸟比我的吟颂更早沉溺于花蕊,蝴蝶比我的欢舞更早翩跹于花瓣,山雀比我的歌唱更早鸣响于枝头,山溪比我的忘情更加漫溢于四

向……

也许,一峪荆芥花原本就是光阴燃烧而奔放的魂灵吧,只待一缕信风便引爆了所有的绚烂。谷穗般的荆芥花每一株都是一个小小蜡烛在倾尽心血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只为空旷无际、杳然无踪的光阴能有一次多姿多彩的呈展;只为茫茫宇宙、漫漫时空能有一次五色缤纷的绽放。一燎到天边的艳惊开了所有的时空之门,所有的人间美景、万千意象都从唐诗宋词中、从盛世文化珍藏里急不择地离乱纷纷向这里飘落,画里画外尽是只有光阴才能阐释的密语。

是那位农人撒落了缰绳?铃铛声中,棕、黄、赭、雪、黑白花儿的五头牛从唐韩滉的五牛图中走了出来,或许还有纷乱中或多或少出一二头。这些牛或翘首摇尾,或回眸凝神,或健步前行,或悠闲玩耍,都“曲尽其态”地演绎着曾经的画面。散落于左右前后的坨坨牛粪是一代代收藏者留下的铃印。我曾试图随着画笔跃上牛背,终因时空太遥被欺生的老牛甩在了画外。

司马光是溯着一条河流来的。这里泊着涑水的源泉。泉水潺潺一路向前,曾经沃灌了下游的涑水先生,也沃灌了一部巨著的厚重。置身光阴深处,司马温公禁不住感叹声声:“人生百岁隙中光,唯有高名久不亡。千古但令编简在,清风养物一何长”。

一径溪水润泽着光阴,也浅吟低唱着光阴里的故事。溪上流着王维充满禅意的《山居秋暝》,溪旁环着东晋雅士们亭移人散后的“曲水流觞”。“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杜甫草堂前的迎客声里,蓬门依旧,花径缤纷,只不见了对饮的诗圣和隔篱的老翁。

……

这里是光阴的世界,万物随时都可有一场跨季节隔时空的任性穿越。

荆芥花的花期很短,只个把月的光景。花期过后,峪内将重归一片寂寂。峪内的光阴又将蓄洪荒之力等待下一次璀璨的燃烧。

风起帘不落。闪身出峪的瞬间,峪内光阴的故事已经插上了网络的翅膀,飞落处,峪内万物精灵将由此开启人文之旅,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尘事人声扰了其中的幽静。

期待还是惶恐?还真令人踟躇。

